

新疆變亂中的人與事。

堯樂博士智抗俄軍 史達林侵新三部曲之五

李郁塘

針鋒相對絕不低頭

堯樂博士一聽劉行政長宣佈解決的辦法，是要削去自己的兵權，就是省方不信任他的訊號。

此次徐師長祕密東來，就是準備張網捕雀。與其將來失去兵權，被人逮捕殺頭，何如現在辭去本兼各職，尚可從容攜眷入關（嘉峪關），保全一家性命。興念及此，當即向劉行政長，面辭文武本兼各職。要求劉行政長即時派任哈密代理縣長，以便辦理移交。旋即告辭，親到警備司令部與縣政府，囑咐所屬即時辦理移交事宜。事出突然，猶如晴天霹靂。所屬無不疑慮萬分。消息傳出後，迅即聚有上千各族居民，奔向縣政府與司令部，請求不要辭職。嗣又獲悉是省方派來大員所作的安排。於是兩地羣衆合而爲一，竟湧向行政公署，要求省方收回成命。民氣激昂，氣勢洶湧。

劉行政長一看秩序大亂，事態嚴重。同時又顧慮柯顧問的安全。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於是一面以電話請堯司令派軍隊前來公署維持秩序；一面電盛督辦與李溶主席，報告民情真象。李主席獲情後，當即向盛督辦晉言。最好暫緩易長之事，堯樂博士聽畢

，免再演出小堡事件。盛督辦原就不願多此一舉，於是二人聯名覆電劉行政長三事：其一徐師長即日由哈返省。其二不准堯氏辭職。其三妥護柯顧問回省城。劉行政長獲電後，當衆向遊行人羣宣知此情，市面迅即恢復平靜如舊。

劉行政長一爲柯顧問與堯司令盡釋前嫌，二爲安慰柯某並稍加光彩。特於翌日中午假公署禮堂設下餞行宴，邀請當地政軍首長作陪。當劉氏以主人身份說了幾句客套話後，就讓柯顧問也說幾句話。這本來是禮貌上的語意，然而柯某反認爲吃了這頓宴就走，總覺得有辱使命的味道。於是借了酒意，接下去竟用維語，直接向堯氏發問：

「貴司令所轄多少軍隊？」

堯氏一向心直口快，不疑有他，也就據實回答稱：

「過去原有一旅，爲了減輕當地居民負擔，盡量縮編，現在僅有三營。」

「這就是了，以哈鎮地面如此遼闊，三營兵力，那够分配？因此盛督辦才增派徐師長增援，冀以加強防務。孰料貴司令竟加拒絕，橫生事端！」

這個老毛子斷章取義，血口噴人。堯氏聽畢

十分氣惱！但因面對劉行政長，再加吃了這頓飯就走，只得按下心頭怒火，仍用相當禮貌的口吻回稱：

「省方認爲哈鎮地方有增加兵力的需要，也應明令行事。而此次徐師長東來，本人事前毫無所知。站在負責地方治安上的立場來說，有了不明軍隊入境，那能不加過問。這是職責使然，何能說上『竟加拒絕，橫生事端』呢？」

「本人奉命來此，就是爲徐師長東來作證明。原是奉有盛督辦的明令而行事，貴司令現已知情？應該遵命行事！」

「奈因此事已成過去，本人未便進行。」

假如這件事到此爲止。這桌餞行宴，就派上用場，有了代價。無如這個老毛子覺得吃了這頓餞行宴就走，不僅有損他『太上皇』的威嚴；並且還要受史魔頭的責罰。因此當堯氏予以拒絕回話後，他就大冒其火突然厲聲發言：

「這是什麼話，調處大員尙在此地，怎能說是事成過去，就不願接受調處呢……？」

劉行政長一看他的主客發毛，表態失儀。乃立時分嘴插言將柯某的話打斷，接下就說：

「堯司令所言此事已成過去，是根據我昨晚接到盛督辦的新電令：限徐師長即日西返，也不准堯司令辭職。現在應遵照新指示辦理，舊事不必再提了！」

柯某聽畢心仍未甘，乃接下又說：

「那是因盛督辦遠在千里以外，被你們蒙蔽所致。本席近在咫尺，還能瞞得過嗎？在本席離哈之前，此事仍需重新決定，以求一勞永逸，好向盛督辦交代。」

其實是他好向史達林交代。此時此地當然不能道出，只好以盛督辦的名義代之。這時堯氏決心不再和柯某交談。因而默坐一旁，不再出語。然而劉行政長昨天是調人，今天是主人，爲了打破僵局，就不得不摘由發問：

「那麼柯顧問現在還有什麼高見呢？」

「仍由徐師長出任哈鎮警備司令；由堯先生專任縣長，爲了建設哈密，服務桑梓，專任縣長才是正途。」

這個老毛子當着全桌主客，竟然大言不慚，指派哈鎮軍政首長。在座諸人都覺羞辱難堪！尤以當事人堯樂博士，更感到這不僅是對他個人的輕視，簡直是對國家的侮辱！於焉挺身而出，以極其莊嚴的態度，予以反駁的說：

「本人擔任警備司令也罷，出任縣長也罷，全是我們中國人的事。與你這個俄國人無關。請你少管閒事，免傷和氣。」

柯多拉索夫爲了完成史達林的交代，才一再要過問這件事。於今聽到堯氏對他不客氣的指責。使他顏面難堪，威嚴盡失，情何以堪！於是他在衛兵伸手時，柯某又施恐嚇的說：

就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右手猛力向桌面一拍，震得滿桌杯盤移了地位，湯水也跟着四濺。並用左手食指指堯氏說：

「盛督辦還得聽我的話，你一個區區警備司令，居然敢向我頂碰無禮，這還了得！」

蘊藏在堯氏內心的怒火，經柯某餐桌上一拍，猶如火山爆發，不可收拾。當即左手猛向自身前胸一拍，用右手隔桌遙指柯某，就反口痛斥的說：

「你在行政長餞行宴上大拍桌子，想來曉嚇誰？我姓堯的可不吃你這一套！」

接下去就喊：「警衛排誰在？來人！」

堯樂捉放俄國將軍

行政長公署原沒有警衛人員的設值。實因昨日哈密居民遊行示威，爲了柯某的安全，始由劉行政長商請堯氏派來衛兵一排，進駐行政長公署。因爲省方大員未走，因而尚未撤離。因客廳喧囂多時，該排人員早已駐足門外，準備應變。一聽堯氏呼喚，值勤班長應聲而入。

「派幾位弟兄，把這個老毛子關起來！」

「你敢扣押本席？」

「我還怕你不成！」

「本席可調用飛機大砲來對付你！」

「遠水難救近渴，我先將你關起來再說。」

「你扣押本席，史達林元帥，要向你算賬。」

「我早知他和我過不去，才派你來和我作對！」

嘗他們二人話到此時，警衛排的弟兄已到，就在衛兵伸手時，柯某又施恐嚇的說：

「我看你是捉虎容易，放虎難！」
「你還想要我放你？」
「你不放我，還敢把我槍斃不成？」

柯某一聽堯氏如此處置辦法，就軟了半截，不敢再辯。俟柯某被衛兵押走後，劉行政長深感事態嚴重，於是當面向堯氏商請的說：

「我看把這個老毛子，警告教訓一頓也就算了。不要因此事引起國際糾紛。到那時我倆誰也損戴不起！」

「好漢做事好漢當，此事我負全責，決不連累他人。請行政長放心好了。以我的看法，老奸巨滑的史魔頭，決不會因此事出頭露面，演成國際事件。我們的態度愈硬，他們反而會愈軟。這不是我們有理不饒人。要曉得對付共產黨徒，就是迎頭痛擊。才能生效，稍有退讓就要吃虧。」

當劉行政長再度將此一情事電報省方後，盛督辦與李主席非常着急！當即聯名回電，要求堯氏手下留情。不要將事態再形擴大。致使省方難以收拾。同時回電再派七位軍政大員，飛哈共商善後事宜。俟七位大員專機飛抵哈密，共商的結果是：將哈密警備司令部，與哈鎮警備司令部，合而爲一。將前印交由省方大員攜省註銷，後印交由堯氏繼任使用。徐師西返回省。當諸事告畢

後，才將柯多拉索夫釋出，交由省方大員同機返迪。堯樂博士捉放俄國中將一場鬧劇，才告落幕！這幕鬧劇正應了我國一句古話：「強龍不壓地頭蛇」。而柯多拉索夫竟缺少此一常識，終於弄得身敗名裂。由新疆太上皇，一下變爲階下囚，回國以後就被史魔囚起。

俄國換將押回監禁

民國廿五年冬天，哈密警備司令堯樂博士，

演完捉放俄籍駐新中將顧問——柯多拉索夫的一幕鬧劇以後，升任爲哈鎮警備司令。東疆各族居

民，無不歡天喜地，額手稱慶！咸認爲哈鎮地方的呵護神——堯樂博士不離其位，大家的生命財

產，都有保障。他們就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去過世外桃源太平的日子。然而俄酋史達林獲得

此情後，却不勝震驚與忿怒！震驚的是盛蘇已簽訂密約，尤且引進一師紅軍駐在新疆境內。於今

居然還有地頭蛇的人物，敢將蘇俄的虎鬚，扣押

俄籍中將顧問，這無異向俄國挑戰，欲想使新疆順利變成外蒙第二，還得痛下功夫！要多費一番手腳。忿怒的是：柯多拉索夫剛愎自用，自己沒

有應付地頭蛇人物的本領，竟然栽到堯樂博士手裏而債事，給俄國人丟盡顏面，必須痛懲，以儆玩忽。當即電令駐迪化總領事阿普列索夫，要親

押債事敗將，限期返國受審，不得有誤。不意當

阿某押着柯某，如限回到莫斯科，到了軍法處，驗明正身報到時，押人者與被押者，統同被軍法處關了起來。原因是史魔已調查清楚，他們二人在新疆互爭領導權，想當「太上皇」，力量抵消，互不支援。致有辱國情事發生。因而同被關了

起來！

史達林爲了加緊控制新疆，對於監視新疆軍政兩要職——督署中將顧問，與駐迪化總領事，不宜虛懸太久。首先下令駐吉吉斯首府塔斯干紅軍司令拉托夫，率領一師吉爾吉斯騎兵，道經喀什時，將軍隊移交給庫米齊，作爲侵新的生力軍。

然後繼飛迪化，就任督署中將顧問，去當盛世才的「頂頭上司」。接着指派蘇俄外交部中亞司長普式庚，繼任迪化總領事，以便運用俄屬中亞五共和國的人力物力，來影響新疆，使其早日赤化，最後列入俄國版圖。

當普式庚受命赴任之時，史魔頭曾面授機宜，要求派駐新疆的三巨頭——庫米齊、拉托夫、與普式庚三人，務要精誠合作，全力以赴，好將有礙赤化新疆各地方上的實力人物，如哈密區的堯樂博士，與和闐區的馬虎山等，都得假以盛世才之名，分別予以剷除。

史魔對盛馬的打算

當時史達林手中，握有兩張侵新「王牌」。其一當然是，時任新疆督辦已與蘇俄簽訂密約的盛世才；另一就是正在俄京紅軍大學就讀深造的

衆司令馬仲英。這兩張侵新「王牌」，在史魔眼中，各有千秋，但不能同時並用。盛世才只可運

用於當前短暫的一時。因爲盛的籍貫是中國東北壯年，其思想業已定型，一眼就可看出是位權位

心重的梟雄人物。一旦達到其權位心願，若國際間偶有風吹草動，遭到變遷，就會改弦易轍，不

受挾制，因而只可權用於當前，決不可運用於永

久。爲了長期侵新計，乃將此一重任放在朱司令

馬仲英身上。因爲馬仲英是中國西北籍的回族人，尤且年輕志大，易於改造，可塑性甚大。最有

利的條件是，現在已是紅軍大學的學生，經過四年長期洗腦後，不難將其塑造赤化新疆的急

先鋒。如進而向甘、青、寧各地再圖伸張赤化勢

力，更是最理想的領導人物。因爲史達林對朱司令有此厚望，於今要想清除馬虎山，就不能不看金面看佛面，得爭取馬仲英的好感！於是就假惺惺

似的，暗示監視人貝利亞親自去會見朱司令。開門見山就指出主題：要求朱司令寫一封親筆函給

馬虎山。務必率其卅六師東返河西防地，以便養精蓄銳，保存實力。俟其本人將來學成，回到新疆，出任高位。自然一朝天子一朝臣，然後再將

所屬人馬，全盤調返新疆，作爲固位保權的本錢。免得現在和盛世才，在新疆境內，兵戎相見，

時起衝突。不僅糜爛地方，尤且徒損己力。於省

於口兩皆不宜，所爲何來！

俄又疑懼突襲馬軍

馬仲英一聽貝利亞言之成理，尤且完全爲自己未來着想。那還能拒人千里呢？當即親筆寫了一封致馬虎山的信，要其率部東返河西，以便保

存實力。同時爲了保密，也爲了快捷，竟派其追隨多年的老副官，隨同新任迪化總領事普式庚。

搭乘專機繞道喀什，然後再改乘馬匹，逕赴和闐

傳令。馬虎山對衆司令，一面言聽計從。所傳命令從未打過折扣。於今不僅有朱司令親筆函在手

；還有馬副官當面作證。信內主旨要他率部離開

新疆，東返河西舊地。那還會有什麼問題。當即

下令，依沙漠地帶行軍慣例，將全師八千餘衆，以連爲行軍單位，分成數十梯次，浩浩蕩蕩，大模大樣。沿着崑崙山北麓，與塔里木大戈壁的南沿大道，一連接着一連，以一字長蛇陣的順序向東開拔。騎兵卅六師奉命東行一事，駐在喀什的紅軍司令庫米齊，當負有監視之責。自然要派出偵察機，沿古陽關大道，前往監視，以明究竟。不意馬虎山說走就走，毫不留戀。可謂天如人願，一切順適。遂將此情和盤托出，毫未保留，逕電俄京備案。當史魔頭獲知馬虎山，如此一絲不苟，絕對服從爾司令的行動後，一時疑念突起，深覺這一股力量，如讓其繼續保存，對未來擺佈爾司令來說，可說害多益少。非要用該部正在沙漠地帶行軍機會，一舉將其消滅。在馬仲英成了一個光桿司令時，將來運用上，只有依靠紅軍的力量，這樣一來，才能得心應手。於是回電庫米齊，速派轟炸機與坦克車，迅將馬部聚殲於行軍的戈壁灘上，以免養虎胎患！而馬虎山原以爲奉來司令之命，東行開拔，當然已獲俄方同意。俄國紅軍自不會前來偷襲？於今事出意外，竟有俄機迎頭猛炸於前，大批坦克又尾追於後。而已全師人馬，反以一字長蛇排在戈壁灘上。其本人既無法指揮，開出去的部隊也無力應戰。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只好率其殿後的司令部人員，向南進入崑崙山區，去躲紅軍的追襲！因爲新疆已無容身之地，只有翻越崑崙山向印境逃命，結果被駐在克什米爾邦的英軍解除武裝，變作國際難民，這就是號稱常勝將軍馬虎山的最後下場。

其東行所部，除頭一兩天的少數人馬，得以僥倖躲過此一浩劫，算是生入玉門重返故里外。其餘人馬，半數被當場炸死炸傷，遺屍沿途，作了冤魂野鬼外；另半數都爲紅軍所俘。最後運到和阗區大戈壁上，集體澆上汽油，統同燒成焦屍！這就是民國廿五年底，新疆黑孜爾大慘案的由來！

馬虎山僥倖活命，逃到克什米爾邦以後，職責攸關，當然要打聽一下卅六師的後事。不久傳來噩耗，全師慘死。悲痛之餘，深愧對爾司令之負托！木能不發電寫信，報告實情，以贖辱命失職的罪過。內容雖甚委宛，但結果仍如石沉大海，莫有一點回音！這也難怪，要知騎兵卅六師，就是爾司令的第二生命，如今全師人馬，不僅煙消雲散，尤且死狀極慘！史達林和貝利亞，怎能還讓馬仲英得曉真情呢？馬虎山就此與爾司令斷絕通訊，失去聯絡。

然而史達林竟根據馬虎山，從印境發電來函爲由，硬指馬虎山在新疆時，就和大英帝國早有勾結。陰謀圖使曾在南疆曇花一現的「東土」偽組織，再度復活。幸而被新疆當局及時偵知，迅速派精銳省軍，予以敉平。成爲盛世才主新時，實施「反帝」政策以來，最具成效的一件大事。而時序進入民國廿六年，國際間的緊張情勢，日益險惡！德意日三國均盛行法希斯帝軍國主義，專以鯨吞鄰國弱小爲能事。因而組成侵略軸心，以便互壯聲勢。尤以日本軍閥，得寸進尺。對侵華氣焰，更是高漲無已！不僅沿長城各口，不得。對於一向鞭長莫及的新疆。當然心餘力絀，無法照拂。時圖侵略新疆的史達林，早已洞悉，東疆地頭蛇人物——堯樂博士，不時敢和俄國挑戰作對。是因背後有中國領袖蔣委員長作靠山。於今蔣委員長竟被外寇日本軍閥，與內賊毛澤東，搞得手忙腳亂難以應付的當兒。正是清除侵新障礙人物——堯樂博士的大好時機。也正是攫取整個新疆難逢良機。於是遂以協助盛世才統一新疆軍政爲藉口。就下令入新疆紅軍司令員庫米齊，即時率領所部，由新疆極西境的喀什區，向極東境的哈密區進軍。務必將埋頭苦幹建設桑梓，時任哈密警備司令堯樂博士，一舉擒獲，然後再置之死地！一以永絕侵後患！二以清除心頭之恨！

當時入新疆軍，因去年冬奉命聚殲馬虎山部。其機械化主力部隊，方始達成任務，正駐和闐區待命。於今再奉史魔新命，要東赴哈密。當然不必西返喀什，就近沿着崑崙山北麓的古陽關大道，東行嬉羌，然後北轉羅布泊爾（即中共試爆地），再經古白水國尉犁縣，直達新疆交通中樞地的焉耆區。屯駐喀什作援軍的吉爾吉斯（新疆人統稱之爲黑黑子兵團）騎兵師。乃由庫米齊親自率領，沿着天山南麓通省大道，經古白水國阿克蘇，及古龜茲國庫車等地，也是東至焉耆。

當兩路紅軍在焉耆會師後，庫米齊爲了不辱使命，達成任務。不得不詳爲計劃，週密佈署。以便一舉成功。然而他的對手堯樂博士是土生土

長的地頭蛇人物。有其生存的優越條件。不僅對當地山川地形甚為熟悉！尤且為各族居民所愛戴。因此第一不能讓其再有盤踞天山區的機會，作土重來。總而言之，非置堯氏於死地不可！

庫米齊在焉耆計策以後，先命吉爾吉斯黑孜騎兵師，擔任封鎖哈鎮天山區南北各山口，不得讓堯樂博士再有率部入山進據的機會。於是正面揚言黑黑孜兵團，要越天山大坂經省返國，一面以晝夜行的行軍方式，藉便欺蒙當地居民的耳目，免為堯樂博士傳遞軍情。該部紅軍就此先經托（克遜）、吐（魯番）、鄯（善），再過七角井，然後直趨東疆山城巴里坤（鎮西），以便達成封鎖東天山區的任務。

俟吉爾吉斯黑黑孜騎兵師順序開拔後，庫米齊即親率其精銳的機械化主力部隊，由焉耆直趨七角井，等待黑黑孜兵團達成第一任務後，然後再取法消滅馬虎山所部的方法，前往哈密的戈壁灘上，去聚殲堯部。

援引司令馬仲英入新反金的堯樂博士，自民國廿三年春，在吐魯番因對新局的和戰，在意見上二人相左以後。乃好聚好散，分道揚鑣。俟馬仲英西走喀什後，他就接受盛督辦的任命。東返故鄉出任哈密警備司令，兼哈密縣長兩要職。從此埋頭苦幹，造福桑梓，減賦縮兵，以蘇民困。繼而針對地方需要，又將因戰亂停車年餘的新綏汽車公司，恢復通車。一線由哈密經阿拉善旗蒙古地，直通綏東百靈廟；一線由包頭經銀川，

蘭州而到哈密。就此在甘、青、寧、綏、新五省間的汽車，就連絡於途。不僅繁榮了地方，而且加強了國防。新綏汽車的通車，在新疆來說是一件大事，因而引起史達林莫大的注意。假使長此下去。整個新疆很快都受其影響。屆時欲侵奪新疆，困難就要增多。乃乘日軍侵華緊張期間。國民政府無力西顧之際。即時下令入新紅軍，移師哈密，去生擒「反俄禍首」的堯樂博士，冀以清除侵新最後障礙！

回軍機智逃過火網

當黑黑孜騎兵師，秘經七角井時，就被堯氏偵知，其目的是東行鎮西，並非西返迪化。接着鎮西很快告警，旋被侵佔。他就深知紅軍此一霸王硬上弓的來勢表現，是史魔頭來和他結算多年反共總賬。以他當前的實力，自忖不是紅軍的對手。即使率部轉進，因有馬虎山前車之鑑，也是凶多吉少。爲了士兵活命。即時下令所屬，每人都可攜槍帶馬，解甲歸田，遠去鄉間逃生。至於司令部的高級幹部與家人，爲了快速離開哈密，走向內地逃生。只好下令徵召新綏汽車公司，留在哈密的十二輛大小卡車，作爲逃難的快速工具。因時間迫切，就於鎮西被紅軍進佔之日，利用夜幕時間攜家帶眷，經一夜的行程，於第二日黎明時，車至距哈密以東一百八十華里的心城鄉。在堯氏想來，以快速的汽車行程，再有一天就可脫離險境。於是吩咐大家在心城鄉吃了早飯以後，繼續開車東行。

巨料紅軍司令庫米齊，也早想到堯氏在對抗以後，遲早會取三十六計中的首策。在獲得堯氏

東逃的消息後，一面派出飛機去截堵，一面下令至小堡村的沙漠公路展開高速奔馳。由車輪引起的塵土，猶如一條十二環節的黃色長龍，爬行於天山南麓的大地上。紅軍飛機臨空，所尋的目的非常顯著。於是機槍與炸彈，分別向環節投射。因紅軍飛機的任務，首在截堵。結果前行車輛大都遭到破壞，無法前行。好在堯氏全家殿後而行。幸未受傷。堯氏當即採取緊急措施。乃將汽車開入山村，先躲空襲。繼之他又想到，汽車的行程雖較騎馬爲快，但目標顯著。尤在敵機追襲下。已不能再用。好在紅軍的騎兵與坦克，均在三百公里以外，一時無法趕來。堯氏就利用有此一日的時間，就地在心城與小堡兩地雇好了所需的馬匹。在遭紅軍飛機截堵之後，乘夜幕低垂掩護。一改東行方向，折向西南馬鬃山山麓，奔向甘肅極西境敦煌縣城而去，這一方向的轉行，大出庫米齊意料之外。第二天紅軍飛機雖繼續先向阿拉善旗方向偵察無結果，其後又改向甘新大道去追擊也失去踪跡。而堯氏一家終於第五日，安抵馬家軍防地的敦煌城。這就是古人所云：「強龍難壓地頭蛇的一個最好實例」！史達林想活擒堯樂博士一事，終又落了空！

堯樂晉京抗戰爆發

當堯樂博士攜家帶眷，安抵甘肅西境的敦煌縣城後，甚獲當地駐軍的歡迎！原因是現任當地

最高軍事首長馬營長，就是騎兵卅六師返河西時，幸存的唯一連長。騎一師駐防河西的主要任務，就是防俄。馬步青師長爲了借重該連的反俄的經驗，先之收編該連爲己用，繼之擢升該連長爲營長。此時此境堯馬二人會面，不僅是故人重逢，尤且同病相憐，因而份外親熱。除了妥加招待外，即時電報給駐在甘州的馬步青師長。馬步青將軍獲訊後，一面將此情電報青海馬主席；一面囑示馬營長，即時派兩輛專車護送堯氏全家先到甘州。當馬麟主席獲悉，曾經引介其族姪馬步英入新創造前程的哈鎮警備司令堯樂博士，因受紅軍迫害攜家帶眷，轉進到河西防地時。除一面先將此情專電蔣委員長外，一面電囑馬師長沿途妥加招待，並派專車護送西寧市作居停。俟堯氏一家安抵西寧作了馬主席的上賓。時僅三日，就獲將委員長的來電，要堯氏火速晉京，以便一明新疆近情！堯氏爲了應命赴京，行動便捷，乃將家屬全部留在西寧，由馬主席負責招拂。自己隻身即時經蘭州，趕搭歐亞航空公司的班機，逕飛南京。不幸堯氏抵京之日，正逢盧溝橋畔砲響之時，這又是史達林一次陽謀的成功。他促使中日作鴻蚌之爭，他好收漁人之利。下手來搶走新疆。從此哈密變成俄國中亞邊防重鎮，星星映成了俄國的邊卡地點。至於新疆以後又如何由俄帝口裏吐出，再回到祖國懷抱，此中另有許多曲折內幕，留在後文再加詳述。

走筆至此，對於新綏汽車公司的來龍去脈，似有在此先行追述的必要。借以提供研擇新疆近代史家的參考。

廣祿請築國防道路

民國十九年俄帝興建的土西鐵路（土耳其斯坦至西伯利亞），通車到哈薩克首府阿朮木圖時，史達林就將侵略箭頭指向新疆。當時愛國青年伊犁籍的廣季高氏（即第一屆立委廣祿先生），有見及此。乃乘金樹仁就任省主席，慶祝二週年的佳期，晉見金主席提出九項強新綱要，來對抗俄帝侵新陰謀。尤以建議中央速建伊（犁）蘭（州）鐵路，及開闢新（疆）綏（遠）汽車路線，以便縮短新疆與內地距離，來鞏固國防，冀堵俄帝的侵略。金樹仁見書後，甚服其眼光遠大，也能

抓住要點。但對修建鐵路一事，認爲茲事體大，困難重重，短期難見近效。不過對開闢新綏汽車路線，甚感興趣，可以辦到。因爲新綏兩省，中國只隔了寧夏省屬的阿拉善旗一地。其間既無大山，又少川流。只有有了汽車，就可暢通無阻。當即採納廣氏意見，並面授開辦之權，由廣氏出任籌備主委。廣氏爲之大喜，一位愛國青年的心志，竟爲省政當局採行，這是何等榮幸的大事。

當即摒擋一切，再度繞道西伯利亞鐵路，趕往天津，選定公懋洋行經售美製造奇五頓重大卡車，一下就購妥三十輛。因爲汽車零件補充關係，當時只能先由平綏鐵路起運十二輛，裝運到綏遠。汽車下了火車，再行檢查裝配後，始由歸化族（白俄）隊長伊萬諾夫率領開車，於是年冬季開回迪化，算是新綏汽車公司首次通車。正當新綏公司向各要地設分站，與大批訓練車務人員之際。

也就民國廿年夏際，新綏汽車必經之地哈密，發生小堡民變事件，事變旋即擴大，並引進馬仲英。氏乃向金主席推薦時任博格達書局經理朱西亭氏繼任新綏汽車公司總經理，趕到天津再度起運回廿二年甫過新年，即司令馬仲英又二次入新。戰事迅即擴大，一直延到省城附近。接着發生「一二」政變。金樹仁被部下所迫，鞠躬下台。由手握重兵的盛世才取而代之。省辦的新綏汽車公司業務，也因無人主持而停擺。

路成通車有益抗戰

民國廿三年春。由金馬相爭，變成盛馬對戰。即司令爲了奪取軍政高位，仍繼續全力圍攻省城迪化。這時盛世才地位不固，無力抵禦。爲了維護既得權位。乃不惜與強鄰俄帝簽訂密約，引進紅軍入新解圍。即司令始被迫轉進南疆，另圖發展。堯樂博士因不願繼續反盛，旋即接受盛命

出任哈密警備司令。爲了繁榮地方，發展交通，逕向李溶主席，呈請恢復新綏汽車公司的業務。李主席爲愛鄉護國，甚爲贊同，有意允准。但事成空。在此同時，原由楊增新的得意門生，也正爲蘇俄中將顧問拉托夫所聞，認爲有違蘇俄利益，就假盛督辦的名義出面阻止。好事多磨，事竟

的博格達書局，也因同樣理由，遭到拉托夫的反對干涉，進而關門停業。李主席與朱經理，不僅是當時的新疆愛國青年，朱炳宇西亭主持下，專賣中華商務兩大書局的圖書，借以發揚中華文化

率部入新。新綏汽車公司的各種業務，均迫於形勢而停擺。是年冬朱司令因受傷而離新，廣季高

氏乃向金主席推薦時任博格達書局經理朱西亭氏繼任新綏汽車公司總經理，趕到天津再度起運回

新疆。新綏汽車公司有了三十輛簇新的大卡車，當然可以作一番事業，正當大展鴻圖之際。民國

，具有師生關係。平時過從甚密，現在也就無話不說。新綏汽車公司業務既不能由省方公家辦理。朱西亭氏就向李主席建議：將楊將軍給他十萬白銀所開辦的博格達公司的資本，轉購新綏汽車公司的卅輛道奇卡車，改為私人經營，俄國人就無由干涉了。同樣可以為新疆為國發展交通任務。李主席甚贊其志，乃一肩承擔後責（李氏終因此事而去職）。允由朱氏擔任公司總經理。朱氏就任後，一為回報師恩，二為增加資本，敦請李主席長公子李浩之先生，擔任該公司的董事長。藉以完成公司立案手續。新綏汽車公司由省辦轉為私立以後，先之應哈鎮警備司令堯樂博士之邀請，將總公司遷到哈密開展業務；繼之仍感紅軍的壓迫，再將總公司遷往蘭州。當時西北各省，尚無公路機構之設置。新綏汽車公司的開業，無異成為西北六省的主要交通工具。因而營業鼎盛，大賺其錢。不數年竟由卅輛汽車，發展到三百輛之譜。抗戰軍興以後，就擔任起大後方的主力運輸任務。

抗戰勝利前夕，在國內有件大事，值得國人回憶：其一是蔣委員長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

其二就是各界踴躍捐獻飛機的運動。這兩件大事的來臨，朱西亭氏均予以熱烈的響應。對於前者，即時命其胞弟朱炘氏，報名空軍官校，以便直接參戰，對於後者，竟以新綏汽車公司的名義，一次就獻機十九架之多。其愛國之情殷，由出手之大，就已表現出來！一九四一年，德蘇交惡，爆發東歐大戰。新疆督辦盛世才，乃乘德軍攻抵莫斯科近郊之時，得以擺脫史魔頭的控制。重新將

新綏汽車營業路線，分配部份車輛回故鄉服務。不憶史魔在史達林格勒一役戰勝德軍後，同頭就無由干涉了。同樣可以為新疆為國發展交通任務。李主席甚贊其志，乃一肩承擔後責（李氏終因此事而去職）。允由朱氏擔任公司總經理。朱氏就任後，一為回報師恩，二為增加資本，敦請李

到底，決不向毛曾低頭。乃隻身南移香港，冀圖在海運方面再求發展。

功在國家時運弄人

古人云：「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就在西亭落泊香港之際。其服務空軍的胞弟朱炘，也因一次空難在台殉職。朱西亭應空總之邀來台在辦完其弟之善後事宜以後，原想在台再創辦新疆輪船公司，另圖在海運上大展鴻圖，奈因人地不宜，資本缺缺，終成泡影。僅靠胞弟的撫卹金維生。時日一久，就感坐食山空。但他仍本窮則獨善其身的處世原則，忍饑挨餓，不願打擾別人。此一困情，終為時任監察院公共關係室主任的馬國義同鄉所探悉。當即報告該院于右任院長設法救助。于右老籍屬西北，深知新綏汽車公司，曾對國家有很大的供獻，於今主持該公司的總經理，竟連吃飯都成問題，怎能不伸援手呢？遂一破其人情，終為時任監察院公共關係室主任的馬國

義同鄉所探悉。當即報告該院于右任院長設法救助。于右老籍屬西北，深知新綏汽車公司，曾對國家有很大的供獻，於今主持該公司的總經理，竟連吃飯都成問題，怎能不伸援手呢？遂一破其人情，終為時任監察院公共關係室主任的馬國

義同鄉所探悉。當即報告該院于右任院長設法救助。于右老籍屬西北，深知新綏汽車公司，曾對國家有很大的供獻，於今主持該公司的總經理，竟連吃飯都成問題，怎能不伸援手呢？遂一破其人情，終為時任監察院公共關係室主任的馬國

義同鄉所探悉。當即報告該院于右任院長設法救助。于右老籍屬西北，深知新綏汽車公司，曾對國家有很大的供獻，於今主持該公司的總經理，竟連吃飯都成問題，怎能不伸援手呢？遂一破其人情，終為時任監察院公共關係室主任的馬國

義同鄉所探悉。當即報告該院于右任院長設法救助。于右老籍屬西北，深知新綏汽車公司，曾對國家有很大的供獻，於今主持該公司的總經理，竟連吃飯都成問題，怎能不伸援手呢？遂一破其人情，終為時任監察院公共關係室主任的馬國

服務社會，也正朝這兩個方向邁進，都有成效。不幸時至民國卅八年，紅禍滔天，大陸陷匪。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新綏汽車公司也隨之解體。來台以後，不僅壯志難酬，反而日坐愁城。雖有于右老之伸援，也非其所願，終於民國五十二年八月，齊志以終。

朱炳（西亭）先生逝世後數年。在歲月不饒

人的情形下，接着承辦該公司的廣祿，與中興該公司的嘉樂博士，均於民國六十二年間，相繼

去世。於今該公司的元老人物，在復興基地上，已成鳳毛麟角，很難物色了！就筆者所知，尚有

該公司的首任會計主任，也是最後的主任會計顧博瀛，算是碩果僅存的人物了！

顧博瀛籍屬河北。於民國廿一年暑期，甫戴

上方帽子走出河北省立財務專校之大門。適遇新

綏汽車公司總經理朱炳，親到天津二次接車。顧

因地緣關係，得以從中相助，乃大顯其才華。遂

被朱炳賞識，即時聘請為該公司會計主任。就此

隨車西上，遠到新疆服務。其間因理財得法，該

公司的業務，隨之蒸蒸日上，由卅輛汽車之數，

不數年而高達三百輛。成為西北六省間的交通大

動脈。顧博瀛之功當不可沒！尤以民國卅二年獻

機運動時，顧博瀛親將十九架飛機的巨款，呈獻

中央交到中信局代收。認為是一生最榮幸的一件

大事！也就因此，顧博瀛與中信局，結上不解之

緣。時至民國卅八年，大陸陷匪，新綏汽車公司

解體。顧博瀛得以追隨中信局來台。就此成為中

信局的成員。安分守己，一連服務卅多年。至六

十七年始因限齡而退休。